

陆新民 著

上海·雪米村民俗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雪米村民俗志/陆新民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321-3287-4

I. 上… II. 陆… III. 乡村-民俗习惯-上海市 IV. K892.4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239 号

责任编辑: 徐华龙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上海·雪米村民俗志

陆新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9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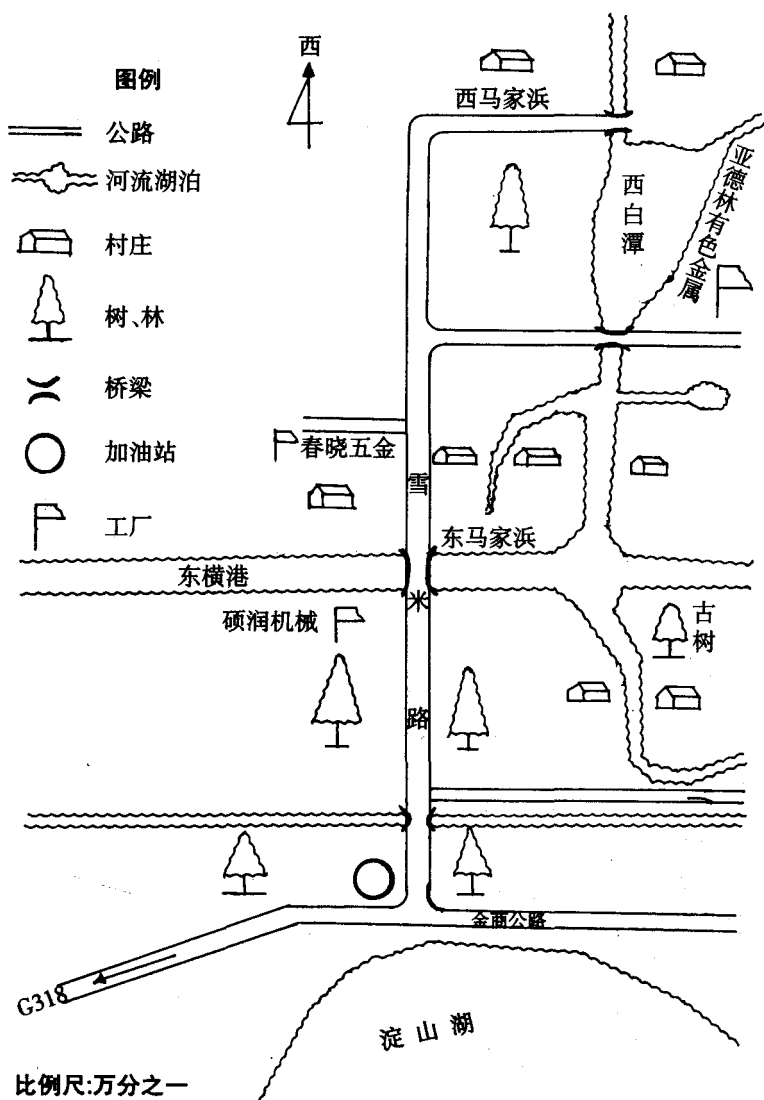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287-4/K · 257 定价: 5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雪米村示意图



目 录

序 姜原来(1)

前言 陆新民(1)

一、物质民俗 (1)

农业/1 渔业/5 工业、手工业/8 畜牧业/10 林业/13 商业/14 交通运输业/15 计量单位/16 农活及名称: 落谷/16 拔秧/17 种秧/17 施肥、搁田/18 叠垛/18 攞稻/19 牵砬/20 打米/20 翻地/21 罅泥/22 操草/23 拖草/24 沤肥/25 灌溉/25 耕地/28 种瓜/29 种棉花/31 纺织/32 制坯/33 烧窑/34 种珍珠/35

二、社会民俗 (37)

造房/37 望田青/40 催生/42 献监生/42 剃头/43 汇报/45 哭丧/46 陪夜/49 出殡/50 做七/51 下葬/52 宗族体系/53

三、宗教信仰及禁忌民俗 (55)

宗教信仰/55 宗教和迷信/61 祭祀/62 民间禁忌与习俗/63 人物神祇崇拜/66 喊吃茶/68 博戏/71 社戏/73

四、婚姻礼仪及禁忌民俗 (75)

话起/75 看亲/75 合八字/76 担小盘/76 担大

盘/77 娶亲/77 哭亲/79 落亲船/79 拦亲船/80
打曲势/80 喊新娘/81 跨火堆/82 拜堂/82 揭红
盖头/82 发喜糖/83 吃结亲团子/83 筛喜酒点喜
烟/84 叫人/84 望早/85 回门/85 听壁脚/86
追夫进/87 再醮/88 退妆货/88 填房/89 撞豆腐
缸/89 叔接嫂/90 换亲/90 赔还亲/91 娃娃
亲/91 抢亲/92 领女儿讨女婿/93 亲上攀亲/94
私奔/94 放鹁鸽/94 养私因/95 扒灰/95

五、生育礼仪及禁忌民俗 (97)

有喜/97 看医生/97 催生/98 喊老娘/98 接
生/99 献监生/99 起乳名/100 剃头/101 过百
日/102 做新小囡/102 担当五/102 挑黄/103 种
花/104 过周岁/104 起绰号/105 寻喜/105 缠头
发/106

六、四季礼仪及禁忌民俗 (107)

春节/107 献灶/108 过时酒/108 吃年夜饭/109
接财神/110 元宵节/110 老乌龟生日/112 观音娘
娘生日/112 杨老爷生日/112 清明节/113 端午
节/114 六月初三/114 六月六/114 夏至/115 大
暑/115 七月半/116 地藏菩萨生日/116 白露/116
中秋节/117 重阳节/118 冬至/118 除尘节/119

七、社会生活禁忌及传奇民俗 (120)

婴儿睡栲栳/120 吃鱼子/120 淘蛋碗/121 拿筷
子/121 跨裆/122 戴双帽/122 剪趾甲/122 女子
失贞/123 十三点/123 女子桥上过/124 男女偷
情/124 看见野合/125 鱼跃入船舱/126 野鸡船头
过/126 蛇吃癞团/127 门前种竹/127 桑树干越屋

脊/128 看头发见性格/128 闰八月/128 寡妇
年/129 老人六十六/129 移火星/130 阴兵火/130
白鱼潮/131 眼皮跳/132 净眼/132 鬼打墙/133
坟场奇观/133 撒泥/134 船箭/135 大路冲/135
附体/136 蛇精/136 睡中不应声/137 有力长发,
无力长甲/138 水鸭子河中长声叫/138 船路/138
鸡不肯上棚/139 群狗咬架/139 镜子冲晦气/140
食物禁忌/140 敲竹杠/141 望东道/141 吃共
醪/142 江猪/142 观音现身/143 石人庙/144 念
咒语定蚊子/146

八、土方草药治病民俗 (148)

胃气痛/148 心里痛/148 疖子/149 脓疱疹/149
水烫伤/150 习惯性流产/150 毒蛇咬伤/151 毒蜂
蜇伤/152 火烫伤/152 刮痧/153 挑勒子/154 爆
箭风/154 蛇挟/155 打嗝/156 溺水的抢救/156
癫痫/158 盗汗/158 跌打损伤/159 腹泻/159 百
日咳/159 遗尿/160 相思病/160 狂犬病/161 其
他/162

九、衣食住行民俗 (167)

衣:服饰/167 被饰/170 鞋饰/171 食:大米/173
酒类/175 烟类/176 住:房屋/178 行:交通及工
具/180

十、文艺体育民俗 (185)

讲故事/185 宣卷/189 提香/190 摇快船/191 田
山歌/192 马家浜班子/202 打莲湘/203 跳舞、打
腰鼓/205 打牌/205 打篮球/207 拔河/207 捉迷
藏/208 洞洞小官穿链条/209 老鹰抓小鸡/209 跳

绳/210 滚铁箍/210 滚铜板/210 打弹子/211 翻
洋片、翻宝/211 打洋片、打宝/212 造房子/213 攒
棱角/213 削水片/214 踢毽子/215 跳橡皮筋/215
炊青毛豆/216 猜谜语/217 儿歌/218

十一、野生动物及捕捉民俗 (221)

蛇类/221 蛙类/222 龟鳖类/223 哺乳动物/225
禽鸟/229 鱼类/233 打野鸡/236 雪天捕鸟/236
网鸟/237 张黄狼 闸/238 叉野货/238 钩甲
鱼/238 钩甲鱼/239 钩黑鱼/239 叉黑鱼/240
钩白丝鱼/241 张箭/241 张丝网/242 张笑
笼/243 张麦钩/243 张鱼窠/245 张鳝笼/245
张虾笼、张虾网/246 钩黄鳝/247 夹黄鳝/248
样鲤鱼/248 扳纲网/249 牵滚钩/249 摸塘里
鱼/250 捉蟹/250 捉蛇/252 叉火鱼/252 摸
蚌/253 耢网/253 扳大罾/254 扳丝罾/255 裹
网/256 赶网/256 抄网/257

十二、村言俗语 (258)

歇后语/258 俗语及解释/262

十三、各类称呼及注释 (305)

自然现象类:地震/305 阵头雨/305 打雷/306
闪电/307 太阳、月亮/307 天狗吃月亮/307 推
船头鬼/308 沙圪塔/308 龙带/308 家族:家庭
称呼/309 外祖家成员称呼/310 其他称呼/311
社会生活类:剃头师傅/312 大力士卖膏药/312 生
铁补镬子/313 换糖担/314 竹园窠/315 烱脚
炉/316 风炉/317 牵磨/317 立嗣/318 绕小
脚/319 白脚/319 摸鸡棚/319 老枪——叫叫

看/320 背娘舅/321 先生/321 爆冬米/322 做
海糖糕/322 卖荷兰水/323 敲柴、搓绳、绞索/323
污坑、蘸坑/324 冲坑/324 碰牛/325 倒树/326
偷子眼/326 独头子/327 干净/327 好吃/327
好/328 起痧/328 淘先上认真/328 阿无卵/329
阿媒/329 吃的俗称/330 各种形容词俗称/331
动物繁殖类: 窠牛/333 带猪/333 猫气狗气/333
扑雄/333 记窠/334 蛇绞/334 骗卵子/334

十四、民间传说 (335)

女娲造人的传说/335 孟姜女的传说/335 布谷鸟
的传说/336 畲河泥的传说/337 蚊子的传说/338
蛇蜇狗咬的传说/338 狗腿子的传说/339 猫是老
虎的师傅的传说/340 法海和尚的传说/341 风水
先生的传说/341 狗求情的传说/342 做七的传
说/343

后记 (345)

序

姜原来

上海——人海、车海和楼海。从这片喧嚣的闹市西去三十多公里，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宁静的湖泊：淀山湖。这汪偌大的天然湖泊总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它犹如一枚翡翠，清秀地在一旁点缀着上海这座繁华嘈杂的大都市。

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了淀山湖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的工作。几年时间里，我或骑自行车，或徒步，走遍了淀山湖沿岸。当年，沿湖散落的田家渔村民风淳朴；如今，湖面依旧白波漫远，细浪轻翻。曲折秀丽的周遭湖畔，景色最是旖旎处，一是东南角上的拦路港口（它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的源头之一），二就是西南侧的大观园风景区。

本书描述的雪米村，就坐落在大观园的北边，淀山湖的西侧。

这几年，我到村里去了好几次，还带着上海以及香港的二十多位大学师生到村里住过几天。拂晓，我们守在淀山湖畔观赏日出时的瑰丽；白天，我们访问农家，甚至还赤脚下水稻田摸田螺，体验“雪白大米”的由来，以及钓鱼、游泳等活动；晚上，我们和乡亲们联欢；半夜，静静坐在池塘边，看满天星斗、听蛙鸣虫吟，然后，在晨雾中，挤在农家船里远航……从此以后，这些青年人再没有忘记过它——“雪米村”，成了他们越来越拥挤紧张的青春岁月中珍藏在心里的诗篇。

难忘雪米村，因为这片水乡风景在上海市郊农村迅速城镇化的今天，这个村子左林右田、傍湖环水，存留了江南水乡的农家村落的半多旧韵。且从这里四外游去无不惬意：东临淀山湖，南边是

花木遍地的大观园和少有游人的金泽古镇，向西通往古镇同里，北去接近古镇周庄。

难忘雪米村，更因为这里的物事人情：柴灶里烧出的农家饭菜、原始的风炉里炖出的茶水、农家孩子们的真诚接待、大嫂大叔们热烈非凡的“打莲湘”演出，深深感动着每个年轻人。

千百年来，描写江南水乡的诗词文章难以胜数，但绝多是文人墨客的雨柳寄情、亭桥感叹，很少看到对这“江南厚土浩水”的深切理解与描绘。近些年来，关于江南水乡的散文游记如雨后春笋，但几乎都是学者雅士悠游江南的浪漫怀旧之作，依然乏见对土生土长的江南农民渔人的体察叙述。这似不经意的缺憾后面，有着怎样的偏见与傲慢甚至冷漠与狰狞，鲁迅与萧红先生都曾作过深刻揭露。

千百年来，许多描写江南水乡的农民渔人日常社会活动的文本，不但视野狭窄零碎，而且与水乡大地深处的真实生活、生命感受常常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此况正如鲁迅先生经常喜欢引用的谚语一样：“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而水乡的人们似乎千年沉默着，厚土浩水似乎千年沉默着，中华大地深处似乎千年沉默着——至少对于“主流文化”及其中之人，是这样。

这本书，是对那种“似不经意”的彻底拒绝！是“沉默江南”的一次“肺腑自语”。它深入细致、几乎面面俱到地挖掘记录了这个江南小村的所有生活细节以及当下的变迁趋势。于是，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进了江南水乡最底层民众的全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也终于有机会走进江南农民的心灵深处，比较实际地体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渐渐读懂了一些他们的表情目光。

因此，这是一本真正的奇书。我深信，几乎每一个读者，即使信手翻开这本书的任何一页，都会感到阅读起来津津有味，因为大地深处的真实生活一定比任何好莱坞梦幻工厂的产品更奇妙、更超乎想象。

因此，这也是一本珍贵的记录平民生活历史的文献，因为在

华大地上,多的是记录英雄们历史的书籍,鲜有记录平民历史的。所以,我深信,从民俗学到历史学,从农学到美学,从经济学到心理学,许许多多的专业工作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惊喜发现。

最有意义的当然在于:这本书不是城里人(毕竟是“局外人”)的雅兴之作,不是官方编撰的地方志(毕竟视角不同),也不是专业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或“采风记录”(毕竟不可能十分全面),而是完全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本村农民之手。在浩瀚的江南文本中,这类文本最稀罕,也最珍贵。于是,水乡江南,终于能“肺腑自语”了!

中华文明,历史最为悠久的要首推农业文明,但真正由农民记录自己生活世界与生命态度的文字却少之又少,极为缺乏。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由农民描写自己的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的书籍。

2006年6月8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市政府淀山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工程师;80年代末迄今从事戏剧创作与民间思想文化研究等工作。

前 言

陆新民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江，这条大江的源头据说是在青藏高原的沱沱河，而大江的尽头却要到东海边，也许是大江流经的线路很长的缘故吧，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为长江。

在这长江的入海口的南边，矗立着一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上海。在这大上海的西边有一个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的淡水湖泊——淀山湖。也许，能够知道上海地区有这么样的淡水湖的外地人本来就不多，而对于在这淀山湖的西边有一个极其平常毫不起眼的小村庄，知道的人就更不多了。

这个小村庄的名称原被唤做马家浜村，由三个小自然村东西平行面向南方坐落在离淀山湖西约一公里左右的土地上。这三个小自然村中间，最东边的被称为东马家浜，西边的叫做西马家浜，而中间的那个由于基本上都是姓陆的村民，所以习惯上又被称为陆家都。这样的布局，在外村人的眼里一般都是将其统称为马家浜村。

由于俗志氏的才疏学浅，却又十分的好奇，所以在少年时期就曾为马家浜村的村名请教过村里的许多老人：为什么叫马家浜村，而不叫别的什么名称——比如叫做陆家都村倒还情有可原，那是由于陆姓多的缘故。但是查遍整个村庄的户主姓名，竟没有一户是姓马的。而那些老人们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只是到了有一天在田间劳作时，同俗志氏一起干活的某位老农，不经意间道出了个中原委，也就是有关马家浜村名的真正出典所在。但这里姑且略放一放按下慢表，先来介绍一下有关马家浜村的地理地貌特征再说。



西马家浜村



陆家都近貌

马家浜村的地理环境比较特别，往南过了太浦河属于浙江省地区，而往西接壤的却是江苏省的地界了，而在那个江苏省的边缘地区就是非常有名的江南水乡——周庄镇。

马家浜村的地貌特征,据考证是非常显著的冲积平原。土壤结构大致可以划分如下几层:第一层也就是最上层属于黏土层,黏土层下面是一层青紫泥,而青紫泥下面是一层由各种植物纤维腐烂后碳化而成的黑土层,这种黑土挖掘出来晒干后可以当作燃料使用,但燃烧的时间没有煤炭那般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的物质缺乏时期,当地村民经常挖这种黑土当煤烧,旁村曾有挖黑土时上层的泥土塌下来将人压死的惨痛事件发生。

在这黑土层下面有一层砂性的颜色较灰白的当地人称其为“白白泥”的土层,而在这“白白泥”的下面覆盖着一层大小不等、厚度不均的有些石化和灰化的贝壳。在这贝壳下面则全部是含有铁质的相当坚硬的硬土层,至于这硬土层下面还有什么?由于其土质坚硬难于挖掘,故俗志氏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推断它也许就是岩石吧!

这样的地貌结构让人产生了如此这般的遐想——在那遥远的洪荒岁月里,也就不管它是白垩纪还是侏罗纪,也许是在人类还住在树上或是山洞里的时候,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水里生长着许多各种



作者在湖上网鱼

各样的生物。在某一个时期,假设为某一个冰川时期吧,气候突然变得奇冷无比,海洋里的水被蒸发漂到陆地上结成了冰,海平面在悄悄地下降,可以游动的水生动物随着海水的退去而游向了大海的深处,而那些贝壳类动物却只能待在那里艰难地度日。

又不知过了多少个猴年马月,地球上发生了温室效应,冰川开始溶化,大量的水流下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将半死不活的贝

类动物统统淹没埋在泥沙下面,于是在原先贝类动物生活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在这广袤的湿地上生长着茂盛无比的像芦苇之类的水生植物。也许由于地球上的植物在某一时期生长得太过旺盛,以至于将制造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碳的大气含量降得很低,所以温室效应自行消退,同时,天气又开始慢慢变冷,又一个冰川时期到来了。

随着岁月长河的不断流淌,直到有一天上游的水流再次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将下游的芦苇之类的植物统统掩埋的时候,那些植被就成了现在人们用来当煤烧的黑泥层。而接下来的岁月也许就进入到历史上所传说的大禹治水的时期了。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尤其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人类在生存的同时,始终在与洪水作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即使是文字的表达中,也常常将洪水与猛兽并列为两大人类的敌人。

当洪水渐渐地退去的时候,那广袤的由上游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土地开始逐渐露出水面,而在比较高的土地上,先民们开始择地而居了。按照老人的记忆,最早到达这里的居民应该是以打鱼谋生的先民,因为上海市的最早称谓是“沪”。而这个沪字的真正意思就是拦捕鱼类的簖窠,也就是捕鱼的工具。

马家浜村的先民们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定居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上了。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又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着。由于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别,更由于当地人一直相当认同的有关星相学说中的命运之说,也就是说有的人命好运势旺成为财主,而有些人的命运不济成了帮人打工的穷人。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当地出现了诸姓和陈姓两大巨富争雄的局面。诸姓大户坐落在西马家浜村,陈姓大户坐落在东马家浜村,形成东西对峙别苗头称老大的形势。

根据老辈人的说法,诸姓大户家交的财运是属于“跑马运”,所以就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竖造了石人石马并且供奉在临河滨边的祠堂里,就是建造的楼房也是四边可以跑马的,当地人称其为“跑马楼”的豪宅。老辈人甚至传说在夜深人静之时经常可以听

到“笃得笃得”的马蹄声。在这座“跑马楼”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浜，由于石人石马临浜而立，当地人常常将其称为有石马的浜。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有些人在说明某地某户时，常将带有标志性的东西说在其中以



作者在棚内植树苗

便让听者一听便明，于是有石马的人家以及石马家的河浜经常被人唤到，而到了某个时期，也许是称呼地名的人为了图方便，更有可能是由于诸家的门庭显赫以及石人石马在当地极有影响，故而将其称为马家浜。虽然当地的行政村的称呼已经几易其名，但就其自然村落的称呼还是一直唤做马家浜村并沿用至今。根据俗志氏的考证，马家浜村的村名来历基本如此。只是到了清朝的晚期，诸家不知出了什么缘故，也许是合当运数退尽之时，竟鬼使神差一般将石人石马推坠在那条小河浜里，甚至还用泥土将河浜填没了。从此，诸家的“跑马运”也宣告结束，据说那匹石马的具体方位至今还有人知道一二。此是后话，暂且放一放不提。

至于东马家浜村的陈姓大户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是其户交了“螃蟹运”。据说有“神蟹”会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运抵其家，随你取用不尽。所以，陈姓大户在当时是唯一可以与诸姓大户抗衡的富户了。为了显示自己在财富上胜过对方一筹，诸姓大户开始建造连片的房屋。东马家浜村的陈姓大户不甘示弱，也开始建造新房子。据老辈人的说法，诸家买一船木料，陈家也买一船木料，诸家买一船青砖，陈家也买一船青砖。弄到后来是诸陈两富户的财富地位以及面子上的较劲。及至房屋造好后，诸家又别出心裁地在石人石马前的河浜边上筑造石块护堤（这石块护堤当地人又将其称为“石驳岸”），而陈家得到消息后马上也运来石块筑造“石驳

一、物 质 民 俗

在那漫漫历史长河的流淌下,马家浜村也逐渐形成了各行各业并举,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习俗,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有些习俗被人加以发展,而有些习俗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亡于无形中。

农 业

以前的村民们向来崇尚种田。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贫富标准是以拥有多少田地来衡量的。当时的有钱人一般不大会将钱财金银等物存放在家里,主要是由于时局不稳怕被强盗抢去;也不大会将钱存到钱庄上去生利息,怕的是战乱时连老本也捞不回来。而唯一的出路是购置田地,在工业和商业都很落后的农村里,唯有土地可以给人带来财富,而且也不怕偷和抢。如果花钱建造豪宅,除了能招来强盗们的光顾之外别的好处微乎其微。所以那些精明的财主们总是将钱投资到购置田产上。只是到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倒霉的也是这些精明的财主们。那时的马家浜村在划分地主、富农、小土地、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等的标准,依据的就是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决定。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土地有多么的重视。

但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变革农民的观念也在产生巨大的转变,对于务农,人们已经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到目前为止,马家浜村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干农活。而且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年轻人务农会被视为没有出息。就是俗志氏也曾在十几年前为了想跳出农门而将全家人的户口迁入到县城里。然而在